

一双皮鞋穿了二十年,你信么?二十年前,我出访欧洲时,在挪威奥斯陆的一家鞋店里看中了一双皮鞋,黑色低帮的,式样不新不老,看上去挺结实,又大方。但这双鞋价格不菲,当年就值2000多元人民币。可能也是一见钟情,咬咬牙就把它买回来了。这鞋穿着合脚,舒服。我这个人有个坏习惯,平时懒得换鞋,穿着舒服就一直穿着它,天晴穿,下雨也穿。最初心疼钱,还经常擦点鞋油,后来就懒得擦了。奇怪的是,就这么一双皮鞋,穿了这么多年也不见坏。我琢磨着,这鞋首先是因为皮的质量好,耐磨,其次是采用的工艺好,鞋帮和鞋底的连接是用蜡线缝的,不像现在的皮鞋多半是胶合的,穿不了两年就脱帮了。一双穿了二十年的鞋,旧是旧了点,还舍不得丢掉,毕竟是二十年的伙伴。

前些时报载,4月4日浙江奉



边看边聊

鞋和楼的比较

亦成

化居敬小区一幢五层居民房倒塌,造成人员受伤,20户住户无家可归。据查,这栋倒塌的楼房是1993年9月开工建造的,1994年7月竣工使用,至今二十年还不到。楼房不是纸糊的,不知什么原因这么快就倒了。当地政府正在组织各地的专家调查取证,不过初步的意见也是明确的——是建造的质量问题。这是一栋砖混结构的楼房,倒塌是因为“承重墙潮湿,风化所致”。

一栋楼房的寿命竟不及一双皮鞋,这个比较不是很有讽刺意味吗?皮鞋作为消耗品,设计时本来不必留那么大的余地,可是制造者为了让使用者满意(也是为了自己的品牌声誉),精心选料,用心制

作,使一双普通的皮鞋超出期望寿命。楼房是居民长久居住的,质量关乎居民生命财产安全。所以建筑都有“百年大计”的要求。一些建造商为了牟利,不惜偷工减料,造完卖掉就走人,早就把房屋的寿命丢到爪哇国里去了。不知什么时候起,粗制滥造成了中国产品的代名词,实在令人脸红。有人把质量问题归咎于市场竞争,这也没有什么道理。市场竞争应该是质量的竞争。“劣币驱逐良币”这恐怕与市场监管不力有直接关系。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,决不是放任无束的自由经济。次品制造者得不到倾家荡产的惩处,犯罪成本低,他们就敢于铤而走险,而仿效者日众。

比这更可怕的在于对文化的侵蚀。假冒伪劣一旦变成熟视无睹,是一定会影响到社会的、精神层面的,中华民族敦厚、诚信的民风就会被改变。这才是比倒楼更大的伤害。

对面小区一幢楼顶上有大鸽棚。每天早晨,我总看见鸽子在天空飞。它们绕着小区,有一只似乎是“头鸟”,它总是在前面,扇形队伍紧紧跟随,飞了一圈又一圈。它们映着蓝天,像带着画笔,在小区上空描着不规则却有序的画。

鸽子飞翔时,常有羽毛飘下来。也有鸽屎撒下,我们小区的车常中“彩”。车主多有抱怨,但只是用水一洗了之,从无人去找鸽主理论。晚上,鸽子的“咕咕咕”声传得很远。如睡不着,听着怪心烦的,但也没人去捉意见,人鸽相邻,安之若素。

鸽主是个中年男子,傍晚,常见他在屋顶走来走去。天气好的双休日,他

会在屋顶呆很久。夏夜,他搬只躺椅上来,很悠闲的样子。有时喝着酒,不见有什么菜,只是握着啤酒瓶,两只脚荡来荡去的。鸽子在他身边围着,停在他头上、肩上。一幅人鸽嬉戏图。

家窗口飞,数量越来越多,种群越来越大,常生出许多欣喜。虽然,至今不认识那男子,也没法与鸽子说话,但在心里早把他们当作老朋友。有时外出几天,常会在清晨习惯地打开窗,看

不到鸽子才知身在异地,顿时有茫然若失之感。出差回来第一件事,赶紧打开窗,看见鸽子在屋顶闲庭信步,听到它们高高低低的“咕咕”声,一颗心,才扎扎实实地放下来。

最近,对面小区“平改坡”,整天电光火花闪闪。忧虑着那群鸽子,我有空就站在窗口数已竣工的楼,一幢又一幢,破旧的楼戴上尖顶“帽”,刷了墙面,变得焕然一新。有鸽子的那幢一直没动静,我以为有关部门会网开一面。有一天,对面传来乒乒乓乓的敲击声,赶紧去看,在拆鸽棚了。屋顶一片狼藉,鸽子一只都不见了。从这天起,天空没有



了鸽子,夜晚再听不到“咕咕”声,我们的车不用每天擦,清洁工也不用抱怨扫不尽的污染物……环境洁净了,耳根清静了,夜晚安宁了,但我心里却空落落的。清晨打开窗,天空只有寂寞的白云;再没有那一支支描花绣春的画笔在眼前变幻风景,这日子过得没有了生机!

对面的鸽子到哪里去了?听说鸽子恋旧巢。怎么从未回来过呢?站在空荡荡的窗前,看着整齐划一的小区,我常常,旧区改造,新楼造起,安顿的如果不仅是人,还有鸽子,该有多好。因为万物相惜,才能彼此温暖,彼此成全,才能生成世上最美的风景啊!



其实,“海”的规范读音,应为“huì(会)”。按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690页:“教诲 jiào huì, 教训;教导: 谆(zhūn)谆~。”2:第612页:“诲 huì 教导;诱导: 教~ / ~人不倦。”“海淫海盗: 诱人做奸淫、盗窃的事。”

荧屏受众广,影响大,为免误导观众,故谨为之一辨。

世上最美的风景

叶良骏

一天清晨下起倾盆大雨,我去关窗。见窗台上蹲着两只鸽子,浑身颤抖。鸽子蜷缩着,见我走近,似乎并不害怕,两双眼睛同样含着信任。我小心翼翼地靠过去,鸽子一动不动地望着我。它们很冷?羽毛湿了,无力冲进雨中?我没法问,但我读懂了它们的眼神:它们需要帮助!正想伸出手去,只见屋顶的旗子挥了起来,鸽子挣扎着站起,翅膀扇了几下,水滴溅了我一头。它们像射出的箭,“嗖”地飞得老远,从一会儿就到了旗帜

淋在雨中的主人张开双臂,鸽子扑进他怀里,他轻抚晚归的小精灵,五大三粗的男人变得如此温柔,看得我心里好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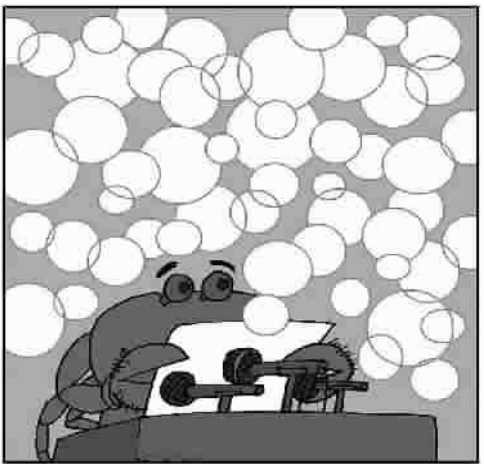
搬到此地的十多年里,每天清晨看鸽子飞,成了我早起必做的功课。蓝天白云,因为这道风景,显得格外生动。对面小区的旧工房,再不觉得破败。看着鸽子一年年地绕着我

眼位于地下水位附近,它们一般只是在雨季地下水位达到高点时才有水流出,所以称它为间歇泉。

有些地方,尤其在火上活动地区,岩隙中的地下水曾经与地下的热相接触而变热,这些地方,我们便将它称为温泉。自流井与泉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。对于自流井来说,雨水渗入地下,流入夹在两层固体岩石中间的疏松岩石或砂砾中。如果钻孔深达这一层,那么在四周压力的作用下,水就往往会从钻孔喷涌出来。当然,自流井也需要打在比地下水入口处更低的那些地方。

泉眼

孙延生



螃蟹发言

朱森林

所有从泉眼里流出来的水,都该是天上落下来的雨。雨水渗入土壤,当然,大部分水还是停留在地表附近,有些又蒸发到空气中,有些则为植物根部所吸收。剩下的雨水在重力的作用下,通过缝隙流入岩石中。地下水作为泉水从岩缝中流出来,然后再流向低地的底部。无论在什么地方,在地表下一定深度,总有一个区域,那里的岩石缝隙完全会被水填满。这就是所谓的地下水域。而在这水域的最上面,人们称它为地下水位。

如果地面上有天然缝隙,而这个缝隙又比地下水位低,那么就形成了一个泉眼。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泉眼总是出现在山谷里或低地上的原因。泉水并不违反重力规律,也就是说,它总是从某个较高的水平面向低处流去。某些泉水是从地下水域的深处流出来的,因此,它们一年四季不断。这就是永久泉。还有一些泉

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,负责过企业员工艺术节筹划工作。2013年我被派遣去了安徽含山

工作。艺术节巡展展板送到我们含山公司时,展板中有二幅约一尺见方的书法作品,后来知道,就是含山公司一位陈姓同事写的,他的字在我们公司数一数二的漂亮。

如今,电脑办公普及化,他的长处被忽略了,难有施展发挥的机会。年初公司评选先进,奖状里的芯页要有文字内容,有人想用电脑打印,我则力主陈姓同事手写,他也爽快,二十来张芯页很快写完,

含山人的毛笔情

龚伟明

功力不浅。2014年1月底,我们公司举办迎新年会。公司食堂餐桌和餐具不够,我们去当地一家宾馆借用。一位姓谷的经理匆匆赶来,歉意地让我们等一下,他要先办件急事。谷经理从台子抽屉里拿出毛笔和墨汁盒,摊开一张大红纸,略略思索一下,信手拈来的几行行书,一看内容原来是在为一对新婚夫妇写婚庆告示。

不便问婚庆告示为啥

还要手写。只觉得现在用毛笔写算是件稀奇事。比起广告公司运用电脑合成的婚庆招牌,这张手写的婚庆告示,简朴但有个性。

近日,有上海同行要来看我。含山县总工会高主席知道后,他从桌上拿起一支软笔,在一张A4纸上写起接待计划,字是小楷,看他写完,我说你哪是计划安排,在我眼里就是一行行书法哎。他只是笑笑,一副习以为常的神情。

一日与陈姓同事同车出行,车过县博物馆,看见正在举办“含山——肥西书法作品联展”,就聊起来。陈姓同事说,我们本地真有不少人喜欢书法,有基础,有组织,还有水平。不少人的作品在省市参展获过不同等次奖。不仅我们上了岁数的人爱好,学校也在大力提倡,对提高中小学生的书法兴趣很有帮助。

与含山同事和朋友的交往中发现,他们个个都有一手好毛笔字,真是羡慕煞我。在含山同事的鼓励下,我又重拾起毛笔,因它承载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。

戴英葵
祖国建设跨骏马
(鞭炮品马)
昨日谜面:金鸡独立
(三字行政服务用语)
谜底:一站式(注:一只脚站的姿势)

书中得趣谜中藏

江更生

今年四月,是沪上爱书人特别关注的一段日子。其间,人们迎来了“世界读书日”、莎翁诞辰450周年纪念及“上海读书节”活动等。因而,在春申迷人每月一次的“雅集”时,一些“书虫”谜家纷纷出示自己读书得趣后的谜作,谨向“读书节”芹献一份菲礼。

近新逝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,他的魔幻现实主义鸿制——小说《百年孤独》,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坛,被誉为20世纪文学经典。谜家刘茂业以杜甫《梦李白》名句“身后寂寞事”为谜面,扣合这部驰名全球的小说。“百年”在此应别解为死亡的委婉说法。笔者也曾效颦,以“千古一帝”为面扣之。“千古”也作死亡的婉辞解,以扣“百年”;另以“一”扣“独”、以“帝”扣“孤”。此外,尚见以一个“期”字扣合“百年孤独”的,因为古汉语中,“一百岁”称“期颐”,简称“期”,恰巧谜面为独字,暗隐“孤独”,故扣。此谜诚有“少少胜许多许”之妙。浦东有位谜家用“反扣法”,以“野生花草俱凋零”打马尔克斯的另一部长篇小说《家长的没落》(注:别解为“家里长的植物没凋落”),颇具巧思。

上海作家金宇澄的沪语长篇小说《繁花》多次获得奖项,海上谜人以“购物狂”打书名《繁花》,另以“房子票子都是干干净净的”打作家名“金宇澄”等。张爱玲小说《半生缘》,有人以“相亲成功达五成”为谜面,也有人以“牛排上桌为何犹带血”扣之,一个解作“一半人生有缘”,一个释为“因半生不熟的缘故”,各呈谐趣。

阎连科的长篇力作《炸裂志》曾震撼读书界,笔者分别以“愿当爆破手”和“忍无可忍,手刃牛二”为谜面扣之。前者的“志”作“志愿”解,后者用《水浒传》中“杨志卖刀”事典,“志”在此作“杨志”解,“炸裂”作“怒极”解。还有,写《达·芬奇密码》等的美国小说家丹·布朗与写《白夜行》的日本文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都是在下心仪的作家。不便曾以“绛帐书声”为谜面,打“丹·布朗”(注:“绛帐”扣“丹布”;朗,声音响亮),以“主人蛮无理,街心拽住我”打“东野圭吾”(注:东野,主东撒野;“街”心为“圭”;我,扣“吾”;“拽住”作“抱合字”用),谜虽平平,权当读过两位小说后的一点念想印记。

这次“雅集”,有谜家用明清两朝所修的官书《康熙字典》与《永乐大典》为谜面,打华夏孝思民俗“清明上坟”,赢得了大家的称赞。原来此谜暗藏机巧,“康熙”与“永乐”在此应解为清代与明代两位皇上,与“清明上”三字相扣,“上”作“皇上”解;而“典”、“坟”皆作古书解,如“三坟五典”中的“坟”与“典”,故能互扣。



谜话

木渚,江南唯一的中式园林古镇,明清私家宅园30多处,更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专宠西施,特为她在秀逸的灵岩山建造馆娃宫,又在紫石山增筑姑苏台,源源运来的木材堵塞了这里的河流港汊,故有“木塞于渚”一说,这便是“木渚”一名的由来。“木渚”由此名噪中外。

在初夏之夕阳下,徜徉木渚古镇,游览了清末木渚“四大富翁”蔡少渔旧宅古松园、清乾隆年间苏州名士沈德潜寓所(后为台湾政要严家淦故居严家花园)、清初文人徐士元故居、乾隆民间行宫虹饮山房、刺绣皇后沈寿故居、清状元毕沅的私宅灵岩山馆、后唐清泰三年千年古刹明月寺,品茗雨前碧螺,别有一番景致。



七夕会 行旅印痕

游木渚古镇 品《古诗源》

陈彧

给我留下印象的便是严家花园,此为清乾隆年间苏州大名士沈德潜的寓所。寓所的建筑反映了苏州园林的特色,与其他苏州园林差别不大,主要是居住主人的其人事值得细细品味。

沈德潜是清大臣中寿较长的能人,活到97岁,追封太子太师,位极人臣,然究其一生,可谓仕途坎坷。沈家五代不仕,其父母早逝,从小衣食不周,可意志惊人,科考17次,可谓从青丝考到白发丛生,流年不中,四十不惑时曾写诗道“真觉光阴如过客,可堪四十竟无闻”,到花甲之年仍未中,心中大志依然不

灭,所谓“还思假我年,勿使终无闻”的精神感动上苍,终于在67岁高龄一举进士及第,乾隆七年,授翰林院编修。其经历轰动朝野,自称爱才嗜命的乾隆看到苍苍白发

的沈德潜,怜才之心顿起,挽着其手,穿行翰林院,共唱相和。严家花园建于道光八年,沈后人将此院落让给木渚诗人钱端溪,这位钱兄叠石疏池,筑亭建楼,取名“端园”。光绪二十八年,木渚首富严国馨重金买下此园,重葺一新,更名“羨园”,因园主人姓严,更缘台湾政要严家淦的故居于此,故当地人习称“严家花园”,此名流传至今,也是“严家花园”的由来。

此园三个姓氏的族人居住过,其中沈德潜我较为熟悉,因少时就拜读过他编写的《古诗源》,该书收录了先秦至隋代诗歌共700余首,宗旨在于探寻诗歌的起源。他认为中国的诗歌到了唐朝最为鼎盛,但古诗却是唐诗的发源地,所以他编入这些古诗的目的在于研究诗歌的本来面貌及其发展规律,通过选诗、注诗和评诗来阐明他倡导的“风雅”风格。虽说他的选诗观点有其陈旧保守的成分,但客观上也反映了中国诗歌的发展脉络,还原了中国古诗体的真实面貌。

时至今日,我才体悟《古诗源》的选诗标准,其艺术见解比较独特,同时也明白了沈德潜所讲的“诗之为道,可以理性情,善伦物”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“文以载道,诗以明理,寓教于乐”的道理。